

作家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羊城晚报：为什么想拍这档展现当代作家精神风貌的纪录片，最初策划该纪录片的灵感与契机源自哪里？

洪雷：相较其他艺术种类，文学更直观，作家不仅有深刻客观的理性思考，还有丰富敏锐的情感，他们在洞察社会现象时会有更独到的见解，从而给受众留下很大的想象和思考的空间。身为媒体从业者也有种使命感想把优秀的文艺作品奉献给大众。《文学的日常》就是我们基于这份初心的尝试。

羊城晚报：关于作家的纪录片有很多，比如BBC纪录片《托尔斯泰的烦恼》《乔治·奥威尔：影像人生》，还有《他们在岛屿写作》，您在拍摄前有搜看过相关的纪录片吗？这些纪录片给了您何种启示？

洪雷：在拍摄《文学的日常》之前，我们看过了很多集的“岛屿写作”，也看了一部分其他拍作家或者拍一本书一座城的片子，这些作品里面给我启发最大的是《他们在岛屿写作》，我的片子里面作家朗读自己作品的部分就是直接向该片致敬。

不同的是，很多该题材的纪录片是把作家本人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拍成人物传记类型的片子，讲述人物的童年、人生经历、家族历史、作品历史、他人评价等，我们的片子不是拍人物传记，恰恰相反，我们把作家当作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去映照这个时代，所以《文学的日常》里面更多时候不讲个人，不讲作品，而是讲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讲一个人的精神之路，跟着作家去探索一些精神风景。

每一个作家都是不同的风景

羊城晚报：在拍摄过程中，作家们分别呈现了怎样的精神风貌，有达到您理想中的效果吗？

王圣志：每一个作家都是不同的风景，所以每一集看起来都是不一样的精神旅途，展现不一样的精神风景，比如说马原的天真，马家辉的江湖，麦家的自省、反省，阿来的沉重。但是其实他们又有个共同的点，作家基本上都有一种启蒙意识，都想把自己沉着思考的东西告诉普通的读者，告诉普通的观众。

在《文学的日常》里面作家都没有把自己当作明星、艺人看，相反他们都是怯懦的。面对镜头有点别扭、紧张、不安。这种不安是怎么来的呢？作家很明白，在这个时代他们是边缘的，因为这个时代不属于小说了，这个时代属于5G或者属于智能，或者其他别的东西，来的来说是属于文学的。文学作为主角那是在19世纪，那么多伟大的小说在人类历史上焕发出巨大的光芒。所以作家在片子里面，由于他们的配角意识、边缘意识，反而呈现出非常冷静、轻松的状态，没有急于求成，没有一定要表达什么或者引起流量关注，这种放松就是我理想中的效果了。

羊城晚报：有人评论称，文学的日常不应该仅仅是作家的日常，这种说法您如何看待？

洪雷：这个《文学的日常》刚开始确实叫《作家的日常》，在实际的调研考察过程中，发现作家的日常大部分由沉思、阅读组成，这对于影像化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么作家的日常究竟值不值得大家去探索呢？其实作家的物质日常是不值得去探索的啊，一方面它无法影像化，另一方面作家的日常跟我们大部分普通人的日常也没什么差别，并不值得镜头去追踪，所以我们还是将名字改回《文学的日常》，因为作家的日常是由这些精神性的风景组成的，所以我们会在片子里引入他的作品，通过作品的朗读进入作家的精神日常，也相当于进入文学的日常，所以这才是这个名字真正的核心所在。



《文学的日常》第一集海报：马原夫妇



马原（左二）、吴啸海（左三）落日余晖下听马原岳父吹笛

总要有有人做点不一样的东西

羊城晚报：拍摄前期会准备脚本吗？从叙事来看，第一部叙事十分流畅，可看性很强，这其中有什么拍摄技巧？

王圣志：没有拍摄技巧，若非要说的话，那就是大量的案头准备以及无时无刻的等待。

做案头工作，看他们的作品，才能走近他们的精神世界，才能和他们对付得上话。这是基本功，在这个基础上，会设置一个大大的采访提纲，另外，我也会备好一个个话题在现场去激发他们。

最后被剪到片子里面去的基本都不是原本设定的话题，而是被激发起来的、掏心掏肺的话。比如说麦家老师，本来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回到童年去看看他的生活原型，

在市场经济特别发达的情况下，如果老是想市场需要，就容易拉低艺术水准，因为市场对艺术品位的要求不完全一致，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还是有区别的。

——朱绍杰 蔡梦婷《邵增虎：于司空见惯中发现美》

母亲说，温和贤良、性子不急不躁的人包出来的粽子才会最好吃。是的，母亲正是这样的人。

——张迪《最美味的端午粽》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文学源自生活，在当下的社会中，文学的生态是怎样的，作家的日常生活又是什么样的？近日，优酷视频、福建海峡卫视联合推出人文纪录片《文学的日常》，通过作家与朋友两天的对谈、走访、体验、观察，体现作家对时代及生活的认知与解读。

文本背后的作家往往天马行空，肆意昂扬，镜头下的作家呢？本期人文周刊采访了《文学的日常》节目总策划洪雷与节目总导演王圣志，带你走进作家这一迷人又可爱的群体，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马原的天真、马家辉的江湖、麦家的自省与阿来的沉重——

大部分作家不愿意面对镜头

羊城晚报：为什么选择马原作为片子里的第一个作家，而且用一个画家来跟他搭档？看简介，后面几部也是以两人对话的方式呈现，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而不是固定拍某一个作家？

王圣志：首先，借用朋友拜访这个形式我们也琢磨了好久，后来决定借用作家跟评论家这么一对关系。作家的日常其实并不有趣，大部分时间他处于发呆、阅读的状态，都不适合电视表现。假如说他一个比较亲近的朋友从外地来，那他至少要张罗招待，带他走一走，这是人之常情。这样我才有机会去拍一点，组织一些场景出来。

洪雷：实际上我们是用了类似真人秀的拍摄手法，真人秀就是营造一定的情境，把人物放进去，让人物自身去说，他到某个时刻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话，是他现场发挥出来的。我们设计一个情境，至于他们会散发出什么样的光芒，或者是得出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在这里面等着去发现、去捕捉。

王圣志：其次，对于朋友的选择，同样也有标准，我们希望是跨界的。

作家本人常会提供一些备

选，我们会尽量避免来访者同为作家的情形。开始马家辉提出跟陈可辛搭档。作为电影导演，陈可辛无疑可以帮助节目更好地实现影像化，但他的强大很容易把节目带走。如果当初选择陈可辛，也许我们就拍不到马家辉躲在小巷子吃刚出炉的蛋挞那一幕。第三个人选，马家辉提到吴君如。吴君如会给节目带来活泼的综艺气息，但她也有可能把节目的另外一面，也就是深度与难度牺牲掉。我最终选定的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音乐评论家焦元溥，虽然他话不多，一直在倾听，可是他每次说话一定会从音乐的角度把马家辉刚讲的内容拓展出去。好搭档一定身处不同领域，他们本身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在马家辉这集有个片段，马家辉和焦元溥唠嗑小说《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的无常人生，如果焦元溥顺着这个话题，聊贝多芬的生命同样无常，就略显常规与无趣，但他突然讲起《安魂曲》中那段“神怒之日”。这时我们让一段音乐配合进来，文学的观点与音乐的观点不谋而合，两个河流汇聚在一起，变得异常强大。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选择这些作家作为拍摄对象？邀请他

的，中间经历的怎么辛苦，克服了什么困难，当然不是这些。

羊城晚报：在纪录片中，贯穿了很多对人生、人与环境、生存意义等的思考与追问，像这种较为深度的题材有考虑过收视率吗？会不会担心收不回投资成本？第一部推出后反响如何？

洪雷：在创意阶段，我们就有考虑过它的收视率和流量上的表现不会很抢眼，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去做了。

在我看来，观众不应只是单一地接受某些内容，他的需求是多样的、丰富的。在市场太过喧嚣且娱乐化严重，大部分人们都在跟风跑时，总要有个人坚持做点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一味迎合受众喜好去创作，很

们困难吗，有哪些有意思的小故事可否跟我们分享一下。

王圣志：我跟洪雷两个人是师大中文系的师兄弟，原来都是高校中文系当老师的。差不多两年前，我们两个人突然起了一个念头，说拍作家。我们一开始也知道这件事是很冒险的，这样的片子没有人看，这个群体很少人关注。可是这个群体又是很迷人的，尽管大家现在看书少了，对作家的关注少了，但这个群体是一个非常迷人的群体，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可以带来很多生命的启示和丰厚的滋养。所以我们就决定冒险来拍这一批片子。

邀请作家、邀请朋友是最困难的部分。大部分的作家不愿意面对镜头，不愿意把生活完全暴露给镜头。比如说阿来老师出了《云中记》后，先后在广州、深圳、厦门做了一些书店活动，每个活动我都跟着，但是他一直没有答应我。后来阿来老师在厦门的时候跟我透露了一个信息：和谢有顺聊天绝对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于是我就开始说服谢有顺。谢有顺老师从来不上电视了。光这两个人我就搞了快半年了。整个过程中老师们的选择是很困难的，作家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日常袒露给自己的读者，他更愿意让读者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去揣摩他。

容易陷入娱乐至死的桎梏。我们有责任在这个时代发出一些能引发大众思考的声音。我们希望通过《文学的日常》把这些有思想深度的内容传递给观众。

《文学的日常》目前第二季已经开拍，第一季邀请了麦家、马原、阿来、马家辉、小白五位作家，和他们对话的分别是史航、吴啸海、谢有顺、焦元溥、高翊峰。

截至目前，《文学的日常》豆瓣评分8.7，登上豆瓣华语口碑剧集榜第4，连续上榜2周；持续三周登上优酷文化纪实热度TOP1；登上全网纪录片微博话题榜第二，可以说，在文化纪录片领域还是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和关注度，我们充满信心这档节目能成为长销品。

洞见

实验写作不能忽视现实思考

□郑润良

“先锋”已丧失动力与目标

熟悉70后作家马拉的读者会发现，马拉对两类题材是着力比较深的，一是学院外的知识分子题材，一类是青年婚恋题材，在他最新的短篇小说集《广州美人》中，可以看到这两类题材的作品占了许多。

马拉对学院外的知识分子题材关注已久，在20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未完成的肖像》中，他关注的就是这个群体，或者说关注的是后先锋时代的知识分子、怀抱先锋艺术理想的人们在商业与主流话语夹击中的精神困境。

《未完成的肖像》是一部相当出色的作品。近些年来，70后作家已经逐渐成为文坛的主力，尤其是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但就长篇小说创作而言，他们还无法与50后60后作家媲美。我之前读过的相当多70后8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感觉好的不多，马拉的这部长篇小说算是比较出色的一部。马拉对后先锋时代的先锋艺术、怀抱理想主义情怀的人们的生存处境，抱持的是一种悲观的态度。在这部长篇中，只有老那之类的伪先锋才能如鱼得水，抱有纯艺术理想的王树最终被老那拉下水，一味标榜自己先锋生活姿态的女诗人小q最终幡然醒悟，回家乡考公务员结婚生子。后先锋时代的先锋或者先锋艺术，已经丧失了先锋的动力与目标。

先锋艺术困境限制想象

小说集《广州美人》的第一篇《雁鸣关》中也有一个女

诗人的形象，是主人公马钱的妻子，但她很快转行当了记者。马钱和诗人妻子所追寻的雁鸣关不过是一堆废墟，最终或许“生个孩子”这样的世俗目标更为切实。

在马拉笔下，怀抱先锋艺术理想或生活理想的人最终要么走向自我否定，要么走向虚无。《堂·吉珂德号》中的王挺想要制造一艘大船环游世界，最后他亲手把自己造好的大船烧毁，《亡灵之叹》中的马钱最后在幽居和孤独中死去，《拍电影》的刘冬去了北京，也许很难再回头。

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会有点重合感，人物的设定、情感轨迹都有相似的地方，尤其是人物的命运走向很难有新的突破。我们或许可以这么理解，不是因为马拉不想为人物设想新的结局，而是先锋艺术的当代处境与困境限制了马拉的想象。

融合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

如果说这组知识分子、艺术家题材的作品与马拉自身的身份相关，是属于内窥镜式的“向内求”的作品，那么，在婚恋题材的作品中，马拉关注的是更为广阔的人群的生活，是“向外求”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广州美人》令人眼前一亮。这个作品借助爱情题材表达了对地域文化等议题的关注，举重若轻，相当成功。广州的本土文化后来日益走向开放，但根子里依然有保守的一面，这种集体潜意识在现实中可能酿就各种冲突，《广州美人》中广州女子美珍前男友再次恋爱的失败，

创作谈

在不断追问中抵达《定制时代》

□余松

一个月完成初稿

科幻一直是我重点观看的影视类型，但现在多数都是人类对抗外星人的商业爆米花电影，我个人更偏爱于略带哲思又有点暗黑的人工智能类的，最好是偏文艺一点的，像《2001太空漫游》这种科幻迷不管能不能看懂都一定要挂在观影名单上的，还有近年的《机械姬》《银翼杀手2049》，当然还有《终结者》《黑客帝国》《西部世界》这样在商业上极为成功的。

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突破，无论是阿尔法狗、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机械狗，还是人工智能索菲亚获得沙特国籍，都一次次引发世界性的关注和讨论，人工智能时代似乎已在可预见的未来露出略微清晰的轮廓，而冲突亦将自始至终。

想写一部科幻小说的念头是在《故乡》的出版过程中产生的，当时也仅限于一个念头，在2018年9月突然产生了一个感觉还不错灵感，有了具体的构想。最初是想把《定制时代》写成剧本，找机会换些银两生活（所以在体例上使用了更适合影视的一幕一幕的形式，但这一形式现在看来在前半段有点显得单薄了，不若将其中的一些章节合并以在图书阅读的感受上更佳），自己当时对这一核心情节设定没有把握，不知道是否是独特的，是否已有类似的，还与著名电影学者周铁东老师在微博上交流过，他觉得是个很好的想法，这也给了我不少的鼓励，然后一鼓作气，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初稿。

人类与智能人组成家庭

《定制时代》的时间设定在初级人工智能索菲亚获得沙特国籍后的50年，即2067年，人工智能获得巨大突破，全新的具有自我学习、类人情感和肌体的智能人研发成功，“新希图”公司推出定制服务，而遭遇车祸失去挚爱妻子的设计师马科为了弥补心理与情感上的巨大创伤定制了与妻子一模一样的智能人，甚至连儿子乐乐身

体的缺陷都保留下来，人类与智能人组成一个既是新的也是旧的家庭，破碎的家庭被技术加以“还原”，人的情感得到弥补，生活也得以用原来的形态延续下去，但他或他们是幸福的吗？

2月，有一则新闻深深触动了，我，一位韩国妈妈一直对年仅7岁的女儿于2016年因癌症离世深感愧疚和不舍，一个电视台以她女儿为原型，利用VR技术制作了一部互动视频，让妈妈不仅能通过VR眼镜看到女儿，听到她真实的声音，甚至在触觉手套的帮助下还能摸到女儿。妈妈和女儿一起过了一个生日，同唱生日歌，许下心愿，最后，女儿在床上安静地睡了，变为一只美丽的蝴蝶飞舞起来，直至消失。

失去的通过定制找回来

当智能人能满足人类的情感需求时，人类对自我的认知和感受是不是会发生一些改变？失去的可以通过定制找回来，无论是父母、朋友、爱人、情人、孩子、宠物……统统可以——想象一下，你可以偷偷定制一个喜欢的影星，无论是斯嘉丽·约翰逊、苏菲·玛索还是章子怡，布拉德·皮特、乔治·克鲁尼还是哪个“小鲜肉”，来满足自己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望，是不是有点怦然心动？你当然还可以定制一个和任何人都不一样的智能人成为自己的专属“用品”，免却涉及肖像权益的麻烦。

在定制时代，人类还会有失恋的感受吗？没有失恋感受的人是不是也会逐渐丧失爱情的动力和能力？面对一模一样的智能人替代者，你会心安理得地接受，一视同仁吗？就像只是做了一场梦，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似乎又像生活在虚拟世界中，一切都可以通过程序获得设计和满足，人只成为形式和载体。一系列想法不停地冒出来并轻易获得实现，这样的世界还好玩吗？还能让人保持人性吗？

而从具有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情感感受的智能人一方来看，他们也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认同上的需求，对权利平等的需求。他们的情感表



非常有力地揭示了这种潜意识力量的强大。

总体而言，马拉在近期作品中试图融合“向内求”和“向外求”，融合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在《鲸鱼记》《身体咒》《魔鬼书法家》等作品中都有不俗的表现。正如评论家胡续东所说，“马拉所采用的语体，似乎是在向30多年前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这一脉遭到文学新人刻意遗忘的当代传统致敬，但它折射出的是比魔幻、寻根或是先锋更加尖锐的现实之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潮曾经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实验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单一、呆板的叙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作家“怎么写”的问题。但先锋文学中的许多大家事实上也走入了某种误区，在形式实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没有将形式实验与现实思考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得小说创作越来越形而上化，也最终丢失了读者，这对于后来的写作者包括马拉都是一个警醒。



达和需求越发趋同于人类，不会产生心理认知上的模糊和紊乱？工具属性和权利需求之间是如何区分并保持平衡？当他们失去了某些情感上的陪伴时，会不会也去定制一个？

智性对人性的考验

在这部作品中主要是想探讨智性（智能人的）对人性的考验，是既渴望又恐惧，还是既欢迎又排斥？我自己对人工智能的未来走向是有些忧虑的，因为我们并不清楚技术发展的边界在哪里，以目前科技的发展水平来遥望，未来既是无限美好的，又总掺杂着令人困惑的不安，而这种困惑和不安可能会与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伴始终。

人工智能时代看样子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的未来也越发模糊起来，类似的思考在写作中不断发出一些新的问题困扰着我：科技发展的边界在何处？人的理性在技术高度发展时代会遭遇怎样的挑战？科技的发展使人的有限性越发趋向于造物主的无限性，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永生还是毁灭？人类制造智能人是在创造新的物种吗？智能人具有道德意识吗？智能人对家庭伦理会有什么影响？人工智能会让人类从受益者变为受害者吗？纯粹智能人世界的生活方式是有别于人类社会，还是只是人类社会形式的延续？智能人会有自己的信仰吗？他们的信仰是被预先植入的，还是像人类一样被外因诱发，起于心灵的？……

一切都是对人性的考验。这部小说就是在这样不断产生的追问中一点点地完成的，在小说的结尾处，采用了开放的形式，留给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一起思考和想象。